

分門史志通典治原之書

十一

律曆門

歷

總叙

史記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與
秭雉先澤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維二號卒明撫
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
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
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
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前漢書曆數之學矣傳以命南正重司火正黎司
此其後三苗亂德二 我之 曰 曆數之學矣傳以命南正重司火正黎司

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其後
以授舜自舜禹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
既設百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故其所記有黃帝顛頊夏

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兼天下未皇暇也亦虜非五腸而自以獲
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上黑

後漢書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極皇儀之
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弥久暨於漢班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
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正曆數天難諶斯是以百三迄于來今

各有改作不通用故漢造曆元起辛卯而漢用乙卯漢用戊午
夏用丙寅**周**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齊**與承秦初用乙卯至**四**

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
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宣**

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
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

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數與緯同
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初元年中

議郎蔡邕即中劉洪補續律曆志豈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樂述
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



前志以備一家

晉律曆志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
躔歷欽農時與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矣然則觀象設卦
切閏成交歷數之源在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黃帝**紀
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
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
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
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夏**則因循堯法及**夏**承運**周**
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于寒
暑晦明之證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
次而无淫流故能該泐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節疇人分
散機祥不理**秦**并天下煩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
代初因多所未暇百有餘載龔秦正朔爰及**國**始詔司馬遷葺議
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辨而甚賈班固惑
之采以為志逮**光武**中興大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
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
命劉洪蔡邕並其脩律曆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令采魏文黃初
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隋律曆志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
成務者也**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節**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以南正
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洪範**商**革命咸率舊章然
文質既殊正朔斯革當塗受命韓翊創於前揚倬繼於後咸遵劉洪
之術未及其妙**西晉**迭有增損**西**亦為舊法宋何承天造曆迄于
齊末相仍用之**梁**天監中方改行**祖冲之**甲子元曆**後**文宣
園宋景業曆**西**入闕行李業**西**有甄亦為造甲寅元
曆大象初太史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迄于開皇四年改用張賓曆
十七年復行張賓元曆至于義寧今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
以著于篇云

唐曆志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晉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曆以三統改正朔為歷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命蓋其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无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无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亦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之來曆未嘗同也

五代司天考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資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乱天人之序千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六經无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後世其季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

史志

史記曆書論歷代之歷

五官三正五德服色太史公曰黃帝考定星曆

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餘閏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有信神是以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衰九黎乱德民神雜擾帝命重司天黎司地使復舊常无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二官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无紀歷數失序堯復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夏正以正月商以十二月周以

十一月 上若循環窮則反本幽厲之後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

不告朔 祿 不統戰國時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

滅六國頗推五勝 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正以十月色上

黑曆度閏餘未能略 具也 漢興高祖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張敖等咸

以為然至孝文時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

朔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于下張蒼蒼君亦李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

後黃龍見成紀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今上即位招致

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閔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

改元更官號更七年為太初元年年逢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

夜半朔旦冬至

前漢律曆志 論五德更王 歷代五德相生之次 太昊繼天而王為百王

先首德始於木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號炮犧氏共工氏伯九域雖有

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 以水德在周

漢木火之間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載炎帝 以火承木教民耕農號曰

神農氏黃帝火生土故為土德號軒轅氏少昊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

金天氏顓帝受之金生水為水德號高陽氏帝嚳受之水生木為木

德號高辛氏堯封於唐木生火為火德號陶唐氏舜 於虞火生土為

土德號有虞氏舜嬪禹土生金為金德號夏后氏湯 代桀金生水為

水德號曰商武王伐紂水生木為木德號曰周漢高 伐秦繼周木生火

為火德號曰漢及王莽居攝竊號曰新室十四年更始滅莽二年劉盆

子滅更始光武以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

後漢律曆志 論推步之術 昔聖人之作歷也觀璇

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剛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

違天而東日之所行与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于四七

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

近一遠三謂之弦相与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尽躡依謂

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夏冬夏之間則有春

秋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

去極弥遠其景弥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弥近其景弥

短近短乃極窮。至焉二至之中道。春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力物畢改攝。提迂次青龍。終辰謂之歲。二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二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日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方殊羸胸。无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祭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流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二而後逆。二與日違。二而後速。二與日競。二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无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故陰陽有分。天地正觀。日月正明。若夫祐術開業。溥耀天光。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時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衰。君亂於上。史失於下。義和淫。酒廢。日亂。時嗣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高帝受命。四十五歲。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

晉律歷志

論歷代之曆

歷代十一凡有七歷

太史令許之云。劉洪月行

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蒼失二辰。有奇。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二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甚。室也。冰凍始。汗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天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并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書及漢皆

從其節據

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

隋書曆志論曆法

劉孝孫曆其法有三。第一勘日食證常在朔

詩云十月之交朔月三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第二勘度差交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閏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即得斗末牛初矣。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常與影長之符合不差

唐律歷志

論曆法之差

歷代之曆不能無差或說北齊向子信知歲差

之法以洛下閏太初曆觀之尚知差一度豈至向子信而後知乎然洛下閏而自知之閏知八百年差一度而不知八十年已差一度豈得八百年而差一度乎下閏後知必差而猶護其短以八百年為八十年其可以欺後世乎嗚呼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不合則屢變而又求之以黃帝迎日推策始作曆宜方世用之不復更革而漢之古曆有黃帝顓頊帝夏商周曆是夏商之世不可以用顓頊帝之曆顓頊帝之世不可用黃帝之術下於黃帝者然則自漢至于五代而皆不能免於更張者非其好改也所以求天度者不得不然如彼委豈乃謂曆法可以永載用此臆說

五代司天考論五代之曆

五代之際曆凡七家

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

崇元曆至晉高祖時馬重績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曹士為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抵行於民間。重績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不可再而復用崇元曆周廣順中王郊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不詳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

論推演之法

王朴經法通法統法

世宗即位王朴奏曰自唐之季曆數

朝亂日失陛下以上天臣敢奉詔乃包万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臍胸以定期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食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耦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蕃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无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足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

分類凡二十六條

六家之歷

黃帝 顓帝 夏商周魯

史志曆數之起尚矣顓帝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堯命羲和以授舜自商周改制咸正歷紀順其時亦以應天道五伯之末官喪

紀疇人子弟分散故其所記有黃帝顓帝夏商周及魯歷前律歷志三五迄今各有改作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九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後漢志論

漢用顓帝之曆

比於六曆最為近微

史志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為近微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漢志

漢武太初之曆

鄧平八十一分律歷

史志漢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一歲矣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時兒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尚寬等議皆曰帝王改正朔易服色受明命於天也延詔有司考星度其以七年為元年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定東西立畧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求於四方卒終以定晦朔分躔離弦望延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甲攝提格寅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姓筭奏不能為筭願
募治曆者造漢太初曆延選治曆鄧平及司馬可與民間治曆者
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落下閔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
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
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
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與鄧平所治同於是觀新星度日月行
更以筭推如閔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籍
半日名曰陽曆不籍名曰陰曆延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
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曆律昏明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
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遂用鄧平曆詔元鳳三
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
用之今陰陽不調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請與治
歷麻光等二十餘人鈞校諸曆切難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
一家壽王課疏遠太初曆第一即黑徐方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
一壽王及李信治黃帝調曆課皆疏闊壽王歷延商歷也壽王猥曰

安得五家麻又妄言太初曆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日五分以故陰

陽不調劾壽王更自漢曆初起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前

律曆志元封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曰古

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賈逵論

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曆比皆在建星即斗星也太

初曆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四

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應相應後漢律曆志注

孝成三統曆 劉歆作三統曆及譜

史志 孝成帝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

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

因天時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春為陽中

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事冬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

地之中以作事厚生周衰天子不能班朔曾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

蔀首三統合於一元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九

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十二

辰立矣五声清濁十日行矣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二而天地之道畢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日月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二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躋呂五乘十大衍之數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且冬至是為會月會月二月十一日九會而復元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經於四時雖二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二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首六陽九次二百七十四陰九所謂陽九之會次四百八十陽九轍有九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

章帝四分曆

延光漢安喜平議曆

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二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三辰之合於三統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十合於人統五星合於五行水合於辰火合於戌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前律曆志

史志自前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考其行自有退无進月有進无退建武八年朱浮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齊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詔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曆皆失矣皆中復令張盛景防鮑業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舛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行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覓浸多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以為牽牛言謂知其謬錯故召治曆編訐李梵等綜校其狀帝復考之經讖使賈逵問治曆者衛承

李崇及訢梵等十人以為月當先小上知訢梵穴見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元有差跌 自太初四分之曆既行而後之議曆者不一安帝時有延光之議順帝時有漢安之議靈帝時有熹平之議延光議曰安帝延光中曹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令忠上奏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造閏不可復用漢安議曰順帝漢安二年以韶言自孝武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司馬遷鄧平等建太初改元行夏之正課效牝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就用四分更以庚申為元既无明文託於獲麟之歲又不与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詔下三公百官雜議虞恭等議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後元二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一百七十五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勢不誤此四分曆无明文圖識所著也熹平議曰靈帝熹平四年馮光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无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蔡邕議以四分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无常是以承秦曆用顓帝元用乙卯自有歲武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帝顓帝夏商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商曆元也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六家爭訟是非張壽三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見劾延光中曹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申寅元公卿百寮參議竟不施行光晃誠能更造望儀以追天度可以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識所言不服元和二年制曰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是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信用所造欺語之愆邕議劾光晃不敬此議曆得失之別也後漢志

靈帝乾象曆 劉洪減斗分而為曆

史志 漢靈帝時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曆法始悟四分於天踈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作乾象法冬

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名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疾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覓失一辰有奇又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冥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徐岳又加解注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云 晉律曆志

魏文黃初曆 韓翊以乾象曆差而造

史記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其後陳羣以爲曆數難明黃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踈闊魏受命宜改曆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錯校日月行度弦望晦朔校歷三年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典理殊途同歸各足其法得失足定奏可 晉律曆志

明帝景初曆 揚偉以建子爲曆初

史志 明帝景初元年楊偉造景初曆帝遂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改其年三月爲立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 上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

皆以建寅爲正及帝崩復用夏正 初魏楊偉表曰臣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尚矣少昊則元鳥司分顓帝之吝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和掌日三代有日官周表告朔之羊廢登書之禮滅閏分乖次孟陬失紀大火猶西流而恆蟄蟲之不藏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仲夏春秋糾黜司歷步陰則譏登臺頒朔謂之有禮降于秦漢月蝕不在朔武帝始改正朔更歷數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踈闊至元和復用四分曆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斗分太多不可用也日欲使今之典禮皆合往古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呂氏爲曩自黃帝暨至漢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雖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畧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行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晉律曆志

晉武泰始曆

因景初曆改名太始

史志武帝踐祚泰始元因魏之景初曆改各泰始曆楊偉推五星尤踈闊故元帝渡江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杜預著春秋長歷說曰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二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踈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九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驗經傳文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今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常數故歷无不有先後也始失毫毛而尚未可覓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余謂歷諸論之後至晉武帝咸寧中善筭者李修上顯依論躬為術各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今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術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与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有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最踈也晉曆志

穆帝正元通歷

王朔所造甲子上元

史志穆帝永和八年王朔之造通歷以甲子為上元積九万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因其上元為開闢之始晉志武帝甲子元曆姜岌議七家曆之失

史志後秦姚興時當考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仲夏作春秋著日蝕之變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為魯曆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商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今考其交會不与商歷相應商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乃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歆不以曆失天而為

之差反以已歷非此究天而負時歷也今所傳七歷未必時王之術今以七家之歷考古今交會无驗皆由斗分疏之所致商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二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麤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麤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乃尔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一誤者五凡三十二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无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用之豈三百歲斗曆改憲者乎

晉律曆志
隋高祖用新曆 劉孝孫議張賓所撰

史志 隋初命張賓等議造新曆賓等因何承天法微水增損四年撰成奏上高祖詔頒天下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劉焯並稱其失言孝孫无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尺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且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會合准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渾未曉此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弥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歷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籙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速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二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一勘日食證何在朔二勘度差變驗三勘氣影長驗時新曆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大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

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恠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隋律曆志

隋有皇極曆 隋高祖時劉焯所造

史志 開皇二十年表充奏曰長景短高祖以曆付皇太子遣更精詳者日長之候太子召曆筭咸集劉焯以太子新立後增脩其書名曰皇極曆隋律曆志

唐初戊寅元曆 唐高祖時傅仁均造

史志 高祖受禪將治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文李台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二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六年詔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筭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仁均對曰宋祖冲之立歲差隋張胄玄等因而脩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為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變孝孫以為然但略去九踈闊者初仁均以武德元年為曆始而氣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差至是復用上元積筭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唐律曆志

高宗麟德之曆 李淳風作甲子元曆

史志 高宗時戊寅曆益踈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淳風為木渾圖以測黃道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密與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唐律曆志

元宗大衍曆 一行新曆推大衍數

史志 元宗開元九年麟德曆日蝕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較經史所書可考者皆合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无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 一曆本議二中氣議三合朔議四沒滅略例五卦候議六卦議七日度議八日躔盈縮略例九二道議十畧漏中星略十一日蝕議十二五星議唐律曆志

代宗五紀曆 用麟德元寫大衍術

史志 肅宗時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以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更名至德曆起乾元二年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郊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以為大衍舊術帝自製衣序題曰五紀曆唐律曆志

德宗正元之曆 徐承嗣與楊景風作

德宗時五紀曆徐承嗣與楊景風等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軌漏交會悉如五紀法

憲宗觀象之曆 徐昂所造測驗不合

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无部章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

穆宗宣明曆 曆紀當更詔日官撰

穆宗立以為累世續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歷術名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起長慶二年用宣明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雖朝廷多故不暇討論然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 唐律曆志

昭宗崇元之曆 詔邊岡等改治新歷

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邊岡其上元七曜起赤

道虛四度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元起二年頒用至唐終 唐律曆志

造曆之本 一行論天地之大數

史志唐一行曆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成數幾生數其筭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大極包四十九用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四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易始乎三微而生四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爻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

中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部法生一部之日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
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
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印之一度不盈全策月
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之餘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之差則十有二朔
所虛也總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
二七升降之應發驗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朧之
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月朝見曰朧夕見曰朧月逶迤駢屈行不
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日不及中則損
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
觀晷景之進退而知其升降晷長短謂之陟降積陟降謂之消息遊交
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

推求日度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三刻

史志唐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係星度于節
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覓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

帝十一 十六

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
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劉焯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
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吳廣曆百八十六年
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昂尚未中以爲比景閏一歲
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爲之說曰若冬至昂中則夏至秋分星
火星虛皆在末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昂在已正之
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爲歲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元枵中慶九
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昂七度摠
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夫冬至之
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滿使然也冬
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昂
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
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爲不叶非也王孝通云如歲差自
昴至璧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
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淳風駁戊寅曆曰

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觀陰陽之曠各據當時中節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元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牽牛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淳風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啟執事之日迺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矣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也魯宣十五年丁卯歲顓帝曆第十三部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日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亦

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二度則壽王調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亦而欲厚誣古人也唐律歷志

合朔定月 先正斗分覆求度法

史志唐一行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无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二十四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劉洪以古曆斗分太強又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又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眾術同九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

中氣占候 分至晷景不可有差

唐一行中氣議曰曆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魯京周曆得已丑二分商曆得庚寅一分商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專合于傳漢大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太初壽王所治乃商曆也劉洪以四分踈闊由十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十分減餘大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覓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元始曆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景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短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亦交矣 唐律曆志

閏以正時

朔不得中是謂閏月

史志

太史公曰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 二苗復九

七、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黎之德故重黎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无紀曆數失序 秦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然曆度閏餘未能暗其真也 史律書 劉歆曰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比所以定命也 魯歷不止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自夏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餘年莫能正歷數 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亦故為閏法 孟康曰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九地終數九也終數之數以為義 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至正於中歸餘於終復端於始序則不愆至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訇此聖王之重閏也呂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分閏法為周至呂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初之數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朔月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元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

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
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与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止歲五十七是曰春秋曰率正於
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以作事以厚生以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亦時正也何以爲民前律歷志杜預曰日行
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
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无中氣而此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
月也後律歷志注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後晉元篡位安
帝播迁憂莫大焉鳴東南者蓋中興江外天隨之而鳴也晉天文志
漢武帝元封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行度以考疏
密晉律歷志杜預著春秋長歷說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
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按閏月閏月无中而此
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无違乃得成
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
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而不已遂与歷錯故仲尼立明每
於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同上

尚書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晷三百
五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曆諸緯与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月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日之外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无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
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无十一日今之十二日者當以大率據
釐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止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
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只无四大乎
爲每生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无閏時不定歲不成若无閏三年差
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
則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

課曆日蝕 歷家課刻日食疎密

史記後文又宣受禪宋景業叶圖識造天保曆董峻劉元備立論非
之曆家課刻日食疎密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甲時鄭

元偉重後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乃於卯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隋律曆志唐一行日蝕議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以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疆自交距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大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曆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太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預交而蝕者是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辨其所異而變可知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无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

諸儒考論

論重民之本在曆

林少穎曰古者重民之本莫若堯舜堯惟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惟見其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與夫食哉惟時重民之本在於授時而溥綏斂乃謹民之末春秋之時失之矣晉侯問伯瑕曰多語寡人辰莫同何謂辰伯瑕曰日月之會謂之辰夫一歲有十二月故日月所會有十二辰此正歲之要者晉侯猶不之知蓋以周室之政二不頒於侯國而侯國又不知民事之至重故當時之陳子孟失次餘閏乖踈不可勝數是堯舜所以授時齊政之意泯矣治天下者當觀璇璣之運正躔次之分定章紀節九之統也蓋四時差錯以春為夏以夏為秋農事既失時則飢饉之歲比閏而倉廩相之積愈乏雖有愛民之主焦勞於上以寬民租復民身則是太寒索裘不太晚乎以是知曆之不可不作天文不可不正正朔不可不頒也

五行門

五行

總叙

前漢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處義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宝其直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初一日五行云云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効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繁然著矣漢因承秦滅李之後景武之世重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畝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載賈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卒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後漢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應劭董巴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晉五行志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闕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賈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之道臣輔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効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効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隋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

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
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眙六經有足觀
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
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
火金木乎

唐初行志 万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
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
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
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摠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
之後數術之士與而為災異之孝者務極其說至率天地万物動植
无小大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
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
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
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

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
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
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
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
其物或發為氣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
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
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
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應者皆
不足道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事應云

史志

後漢五行志 **論服妖災** 服妖凶寇皆以致各 五行傳曰更始諸將軍

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時智君見之以為服之不
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相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
眉啼粧墮馬鬢折要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
下若啼也墮馬鬢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齟齬笑者若齒痛

樂不欣欣始自大將梁異家所謂京都歎然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樹雨降

晉書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統半袖常以見直臣揚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縹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妖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鳥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士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晉書 論妖書 必由德義消伏災咎 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

宜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關隋則鵲巢繡帳火交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以維鑄精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其長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成之側鵲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

山同車共軌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殃豐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論言不從**

場帝之性不欲人諫 煬帝常從容謂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

唐書 論災異之類 神舒散向所言災異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

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孝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孝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數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欤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

書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

分類凡十一條

木不曲直

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史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直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凌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前漢五行志

火不炎上

屏棄法律放逐功臣

史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

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前漢五行志

不成稼穡治宮室臺榭內淫亂

史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物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三十八年冬大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前五行志

金不從革好攻戰而輕百姓

史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上暴亂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前五行志

水不潤下不禱祠而廢祭祀

史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万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安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天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相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相弒兄隱公民巨痛隱而賤相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相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淫驕將

弒君陰氣盛相不寤卒殺劉歆以為相易許由不犯周公發祭祀之罰也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妻淫乱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夫人哀妻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目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節宗廟刻擗丹楹以李夫人簡宗廟之罰也前漢五行志

貌之不恭 是謂不廟 厥罰常雨

史記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廟歆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

言之不從 是謂不文 厥罰常陽

史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文歆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既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唯木沴金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前漢五行志

視之不明 是謂不聰 厥罰常暵

史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聰歆咎昏行厥罰恒暵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庶徵之恒暵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季其大者也前漢五行志

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 厥罰常寒

史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歆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且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无其應周之未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幸及嫪毐毒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乱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與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前漢五行志

思之不容 是謂不聖厥罰常風

史記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羸喪晉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冷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鵝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鵝高齒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鵝之數云前漢五行志

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厥罰常陰

史記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冷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冷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前漢五行志

諸儒攷論

記禮運正義曰火時者鄭注司燿引司農說以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柰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柰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櫛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